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夜上海

于伶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于伶代表作

夜上海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李淑英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伶代表作：夜上海 / 于伶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于… II. ①于… III. ①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637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于伶小传

于伶,现代剧作家。原名任锡圭,笔名尤竞。1907年2月23日生于江苏宜兴,1997年6月7日病逝于上海。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1931年参加北平中国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起任上海“剧联”总同盟组织部长,左翼文化总盟组织秘书。早期他热衷于现实题材的小戏剧创作,像《警号》、《浮尸》、《暴行录》等短剧,采用现实手法大量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民众勇于抗击侵略者。

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坚持进步戏剧工作。同年4月发表了第一个多幕剧《夜光杯》,作者抒发当时为着国土沦丧的慷慨悲歌,揭露日本汉奸的行径丑态。反映“八·一三”上海沦陷后的《夜上海》,采用了冷峻、暴露手法,真实、直白描述沦陷的上海各阶层民众的心态。皖南事变后去香港,负责香港进步影剧运动。香港沦陷即转重庆。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等职。由于受潘汉年一案的牵连被罢职。但他仍然创作出著名戏剧《七月流火》。该剧主要是为祭奠一位英雄烈士,以真人真事出发,深沉、真挚描写沦陷区人民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组织起为新四军募寒衣的群众义卖运动。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并担任上海作协名誉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为全国政协委员。

于伶一生献给了我国的戏剧事业。用他自己的话是:“爱定了演剧这迷人的武器。”他蛰居“孤岛”这泥泞的战场,沉默、坚定。真挚地从浅俗的生活素材中提炼惊心动魄的气韵,真实地反映出时代民众的心声。

目 录

于伶小传	1
夜光杯	1
女子公寓	91
夜上海	161
汉奸的子孙	250
浮尸	276
于伶主要著译书目	309

夜 光 杯(五幕话剧)

前 言

是去年暑天,与洪深先生等集议写作《汉奸的子孙》那剧本的时候,首先浮起的问题是写哪类子的人和哪类子的事?因为汉奸者流的在历史上与现实中,是不止千姿百态地出现着。他们所干的勾当更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大有写不胜写之概的。

从那个剧本发表之后,曾经计划过以他们的父女关系为题材,写一个剧本。因为剧中两个关键性的机点,不曾安排好,匆匆地写完了,就老没有发表,一搁数月,几乎自己也忘去了。可是从他们身上取材这心念却不曾淡却。

本剧是以报章和杂志上所刊载的《新刺虎》这纪事为骨干的,枝叶则取之于一位畿东来客的谈话和一些零篇的记叙。自然创作不是实录。至于要写年来畿东的全貌,自然不是本剧所堪胜任,也不是这样一个剧本的主点。不过必要接触的方面,我是顾三顾四而尽可能地接触到了。在写作期间,为求真计,我也曾访问过五年前剧中人在上海下过榻的某大旅馆,和女角搭过班的某名伶。于剧的发展或素材方面,这两次的访问,虽不曾给我多少帮助,但是他们——某名伶和旅馆茶房们谈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种愤恨与惋惜的热情,是使我感动得增加不少写作勇气的!“疾恶如仇”的心理,“不为奴隶”的呼声,“视死如归”的壮烈牺牲,当我们从旧剧“戏子”,旅馆茶房,和“供人搂抱的舞女”中感到,听到和见着时,该多么为我们民族前途祝福呵!虽是像剧中这舞女那种虚无主义倾向的暗杀行为,未必尽作为训。

感谢:施谊兄让我用他已成的歌。云乔兄于百忙中为它作布景设计,可以使内地演出者方便不少。自然,演出者尽可以根据舞台条件,实际情形和各自的演出方法自由处理的。

一九三七年春《复活》演完之夜

人 物

郁 丽 丽	小 香
仆 欧	卫队长
汤耀华	郭 母
梅素馨	张 妈
钱汉生	李大叔
应尔康	刘二爷
郭 平	卫兵甲、乙
勤 务	

时 间

一九三六年

地 方

第一幕

郁丽丽上海寓所。

第二幕

应尔康办公厅内的休息室。

第三幕

郁丽丽北通寓所。

第四幕

北平郭母家。

第五幕

同第三幕。

第 一 幕

人 郁丽丽

仆 欧

汤耀华

梅素馨

钱汉生

时 一个不很炎热的夏夜。

景 郁丽丽的寓所——沪西住宅区的一个相当华贵的公寓内。

[壁糊,窗幔,家具,一切陈设的色调,式样与品质,均颇柔美,玲巧而富丽。

[舞台后壁的略右有一窗,垂着精美的帘子,稍左一门供进出。右壁有门入卧室和浴室,左壁一排窗开着。室内大小沙发,矮几,桌,椅,台灯,长镜,摆设柜,电话和收音机等各占着适当的地位。

[幕开,轻轻地由窗下传来弹着“吉他”哼唱的异国情调的歌曲。

[郁丽丽——一个南国的热情而能相当地控制热情的女郎,在翻阅晚报。她的举动中多量地流露着舞女的姿态,而不像一般舞女那么的无知、无感和浮浅。说不上多么世故或深沉,可是由于坎坷的生活积炼出来的顽强性,她却很能发挥它。还有重要的一点,很可以被人家辨别得出来的,就是她在新近的一段生活中,刚刚领悟到的不完整的女所谓生之意义,自暴自弃中显现着自珍自爱的不一致。她时时想抑制或夸大某一方面,因此不免有点做作和幼稚。这时她随便地翻着晚报,突然注意起一条新闻来,看看桌上镜架中自己的照片,再把视线移到长镜中去,瞄着自己笑了。

[门响……

郁丽丽 (连忙收敛起笑容)进来。

[门开,仆欧持一束夜来香进来,他是一个什么都郑重其事,相当有风趣的北方老年人。

仆 欧 小姐,您要的夜来香,买到了。

郁丽丽 呵,很好!……(放下晚报,接了过来)此刻正是香的时候……

仆 欧 小姐,这儿的哪有北平的好,北平的才香呢!

郁丽丽 花香还有两样?

仆 欧 在北平,这就不叫夜来香,叫晚香玉,比这儿的要香得多了……

郁丽丽 是么?……那么,我马上可以有北平的晚香玉了……(插入瓶中)

仆 欧 小姐,您是说……

郁丽丽 我明天就动身到北平去……

仆 欧 小姐您真爱说笑话,您才搬来住了几宿,待得蛮好的,干么要去北平……

郁丽丽 去看晚香玉呀,你不是说北平的花比这儿的香么?

仆 欧 我是说这一种花的香味,比……

郁丽丽 我是挺爱这种花的。

仆 欧 小姐,我知道您这是说着玩儿的,哪有了为了爱着点花儿就跑那么老远的……哈哈,小姐,您……

郁丽丽 你明天早晨到账房里去叫他们把我的账结一下,就开给我。

仆 欧 小姐,您这是真的?

郁丽丽 我要到北平避暑去。

仆 欧 呵,对了……(自怨地)该死,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倒烦了您半天……
(走,自语地)对了,去北平避暑倒是蛮好的……(出)
〔郁丽丽燃香烟,吸,对着花儿出神。
〔叩门声。

郁丽丽 进来。
〔汤耀华,一个三十四五岁,热情而冷峻,有点虚无倾向,无意之间,还带着点军人习惯的南方人进来。

汤耀华 丽丽。

郁丽丽 呵,耀华!
〔汤耀华脱去上衣,注意地把室内看一遍。

郁丽丽 (放下香烟,取晚报)耀华,你看了晚报没有,我们俩的事情,全登载出来了。

汤耀华 给我看。

郁丽丽 瞧,这儿还登着我的照片呢!

汤耀华 (读)……“舞女郁丽丽婚变……前在丽园、大上海等舞厅,红极一时的舞女郁丽丽……与舞客汤耀华同居……感情破裂……离婚诉讼……公堂相见……调解……协议离婚……赡养费三万元……”哈哈……

郁丽丽 耀华,小报上才说得更好笑呢。

汤耀华 怎么说?

郁丽丽 一张小报上说是因为我另外有了情人,一张小报呢又说是你另有新欢,所以遗弃了我……一方面说我对人家表示将要进电影公司拍戏,一方面又是说我今后决定再去做舞女,耀华,他们真是莫名其妙!

汤耀华 好,让他们莫名其妙的闹去吧,越闹得开越好……

郁丽丽 你就得了吧,再闹下去,我可要像要人一样的被新闻记者,小报记者包围了。

汤耀华 丽丽,反正你马上就离开这儿了。

郁丽丽 我正在想呢:我突然离开这儿,这些小报记者,不知道又该怎么样猜想了?

汤耀华 管他们呢!我们所以要这样闹别扭,这样打官司,无非是要人家相信我们的离婚是真的。

郁丽丽 我们这目的算是达到了!

汤耀华 这是我们初步的成功。

郁丽丽 以后呢?

汤耀华 以后的成功,全要靠你的努力了!

郁丽丽 我一定努力,一定不辜负我们这番苦心……

汤耀华 你明天一定动身么?

郁丽丽 等应尔荣大律师的信来了,就走。

汤耀华 不是说他的信约好了今天送来的么?怎么此刻还没送来?

郁丽丽 今晚要是他不送过来,明天上午我自己去找他。对了,他还说有点东西托我带去给他哥哥的。

汤耀华 这很好,能够带点应尔荣的东西去,应尔康一定会更相信你的。

郁丽丽 我也这样想。要不然,上海有着两千多个挂牌大律师,我们这次的离婚案子何必一定要请应尔荣呢。

汤耀华 你可别忘了,把这些登载着我们的离婚启事和关于我们打官司这些消息的报纸带了去,有意无意的给应尔康看见,让他更相信你……

郁丽丽 有我们离婚新闻的小报我都收集了。

汤耀华 登着离婚启事的日报呢?

郁丽丽 昨天的《申报》给仆欧打湿了,他拿去抛了。

汤耀华 那,赶快叫他去补买几份来。

郁丽丽 唔。(揷电铃)

[汤耀华拿烟抽。

[仆欧进来。

仆 欧 小姐。

郁丽丽 你去补买一份昨天的《申报》来。

仆 欧 是。

汤耀华 《民报》也补一份。

仆 欧 是,是。(出)

汤耀华 (抛掉香烟,郑重地)……丽丽!

郁丽丽 唔?

汤耀华 此刻是我们两个最后的一次商量这事情了。……你不会临时下不了决心吧?

郁丽丽 咦?我不决心干这件事情,为什么决心和你这样离婚呢?

汤耀华 唔。

郁丽丽 事情已经全预备妥了,我明天就得开始去干,难道你还不相信我?耀华!

汤耀华 我相信你!(从袋中取出一张车票来)这是一张平沪通车的二等卧车票。

郁丽丽 (接过来)谢谢你!(郑重地收起来)

汤耀华 另外还要什么东西么?

郁丽丽 (思索地)唔……

汤耀华 要什么东西我给你预备……

郁丽丽 没有什么了。

汤耀华 (取出一沓钞票来)这点钱给你零花……

郁丽丽 钱?我不是跟你打官司,打到三万块钱赡养费了么?

汤耀华 不,那三万块钱,你留着有很多用处的,这个……(给她放在抽斗内)

郁丽丽 耀华,我有一个问题,很早就想跟你商量的。

汤耀华 什么问题?

郁丽丽 我想应该跟你说明……

汤耀华 怎么不早说呢?

郁丽丽 (不大好出口的样子)唔……

汤耀华 说呀,丽丽!

郁丽丽 耀华!

汤耀华 什么话,你只管说呀!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郁丽丽 我这次去……(不大好措词似的)

汤耀华 你说……

郁丽丽 (决然)我这次去……

〔电话铃突然响了，汤耀华在近边，正打算去接。〕

郁丽丽 （轻声）你怎么好接呢！快别让人家听了出来，知道你在我这儿……（急去接）喂，你是谁？我是丽丽……呵，葛先生……是的，和解了……看见了，晚报我看见了……也不能算是有什么大刺激……谢谢你……反正我是这么个脾气……唔，抱歉得很，我此刻身体不大舒服……（看汤耀华，笑）……今后么？……呵，你想知道知道……可是我还没有决定今后怎么样呢……真的，还没有怎么样决定……抱歉得很，今晚吗？……我不想出去了……好，再见……（挂断电话）

汤耀华 谁？

郁丽丽 晚报馆编跳舞周刊的老葛，他说要访问我一次，问问我今后究竟打算到哪一个跳舞场去伴舞？我已经拒绝他了。

汤耀华 丽丽，你方才说……

郁丽丽 呵，对了，有一个问题，我应该对你说明：我这次去……

〔门外叩门声。〕

〔汤耀华大惊。〕

声 （门外女子声）丽丽，丽丽！

〔郁丽丽急指门，示意汤耀华，他轻轻地往卧室走，郁丽丽把他的上衣掷给他，躲入卧室去。〕

声 丽丽！

郁丽丽 谁？（开门）

〔舞女大班钱汉生跟在舞女梅素馨后面进来。〕

郁丽丽 呵，素馨，是你！

钱汉生 这位就是，就是……

梅素馨 我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郁小姐……

钱汉生 好极，郁小姐，好极！

郁丽丽 这位……？

梅素馨 钱汉生先生，我们威尼司舞场的大班。

郁丽丽 呵，钱先生，请坐！

钱汉生 不客气，郁小姐！

郁丽丽 素馨，怎么没有到舞场去？

梅素馨 特地先来看看你的。

郁丽丽 谢谢你，小妹妹。（对钱汉生）钱先生很忙吧？

钱汉生 差不多……不过,是的,我们威尼司那边比较别的舞场里是要忙些。

梅素馨 钱先生也是特地来看你的。

郁丽丽 呵呵,谢谢钱先生。

钱汉生 哈哈,丽丽,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我们虽是没有多少交往,可是你的名气,我倒很知道,真是钦佩钦佩。所以请了梅小姐同来介绍介绍,见识见识你。好极,丽丽,你好极了!哈哈!

郁丽丽 钱先生太夸奖了!(有点不大高兴他那副神气和腔调,一面还担心着里面的汤耀华,敷衍地)今天天气很热呵……(看看卧室的门)

钱汉生 是,很热,很热!哈哈,丽丽,给你一说我就更热了!(脱了上衣,拎了拎裤脚管,坐下来扇扇子)

梅素馨 这次的事情,怎么的呢?

郁丽丽 什么事情呀?

梅素馨 你跟汤先生的事情……

郁丽丽 呵,离婚了,分开了!

梅素馨 怎么事前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钱汉生 对了,听说你们同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拆开呢?

[仆欧进来。]

仆 欧 小姐,报补来了。(放下)

郁丽丽 你去拿点凉的东西来。

仆 欧 是。

钱汉生 不,仆欧,你等一等,(摸钱)给我买几瓶汽水……要沙司的……

仆 欧 (欲接不接的)

郁丽丽 哪里,钱先生是客人……

钱汉生 不,不……呵,丽丽你爱喝冰淇淋还是汽水?我知道素馨是跟我一样,欢喜喝沙司汽水的。

郁丽丽 钱先生,你太客气了,这儿是我的家……

钱汉生 哪里,哪里,我老早就想请你了。今天,难得,难得……仆欧,快去买!

梅素馨 钱先生,把钱收起来吧,丽丽不会肯让你请客的。

钱汉生 (收钱)好,好,那么下次一定我请,丽丽,下次你可不许再跟我客气了!哈哈!

郁丽丽 钱先生,真会说客气话!

[仆欧下。]

梅素馨 这样突然的离婚,我们真想不到……

郁丽丽 (指方才补来的两份报纸)哈哈,不是登报通知大家了么?

梅素馨 葛先生昨晚到我们舞场里来跳舞,把你们的离婚启事念给我听了,我还不相信呢。后来看了小报,又见了今天的晚报,我才相信……

郁丽丽 是么?

钱汉生 我,我却一听见人家谈起,我就相信了。素馨,你真是小孩子,离婚的事情,难道可以是假的!丽丽,你说是不是?

郁丽丽 哈哈!

梅素馨 不,这一定有理由的!你不会做没有理由的事情!

郁丽丽 哈哈,理由么?启事上不是说了:“感情破裂,不堪同居……”

梅素馨 (易感地)唉!爱情这东西,真太奇怪了!

郁丽丽 小妹妹,你将来自然会明白的!

钱汉生 嗨,是不是汤耀华这家伙变了心?外面有人说他又……

郁丽丽 唔,可以说是他变了心,也可以说是我变了主意。

梅素馨 怎么说?

郁丽丽 他变了心,我变了主意,这还能同居下去么?

梅素馨 丽丽,我觉得你是有点变了。

郁丽丽 是么?你们也觉得我变了么?

钱汉生 这我哪里知道,我这是第一次见你。

郁丽丽 素馨你觉得我什么地方变了?

梅素馨 你说的话也跟从前不同了。

郁丽丽 对了。素馨,我是变了,我还想大大地把我自己改变一下呢!

钱汉生 是不是受了这次事情的刺激?

郁丽丽 也许是吧。

梅素馨 你素来是一个又刚强又豪爽的人,这样的事情,就不能看开些么?

钱汉生 对了,人生在世,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丽丽,何必太认真呢?

郁丽丽 哈哈!

梅素馨 我们是知心朋友,自从你跟汤先生结婚之后,你就绝迹不进跳舞场,我呢,也每天这么稀里糊涂地忙着,我们就不曾好好地谈过,今天让我们像从前一样,痛痛快快地谈谈吧。走,我去看看你的房间……

郁丽丽 ……(看着钱汉生,想如何阻止素馨)

钱汉生 你们进去好了,我就在这儿躺躺。(伸着懒腰,翘起脚来躺在大沙发里)

唉,真累……

梅素馨 里面那间房子比这儿大还是小?

郁丽丽 唔……一样大小……

[梅素馨走及卧室门。]

郁丽丽 素馨,里面比这儿热,我们还是坐在这儿谈谈吧。(坐下,故意感伤地)对了,一个青年的女人,离一次婚算得了什么?(素馨站住)不过钱先生说人生原不过是这么回事,可是我想也许会是那么回事的!

钱汉生 你说是怎么回事?

郁丽丽 我还年轻,我长得也不比别人难看,我相信我自己……

梅素馨 (回近来)今后打算怎么样?

钱汉生 对了,我们很想知道知道你的今后。

郁丽丽 今后,今后,我方才说过了,我今后也许会改变改变生活。

梅素馨 怎么样的生活呢?

郁丽丽 不过,这连我自己也说不定……素馨,你知道我是素来不大为自己的今后打算的。

钱汉生 (对梅素馨做暗示,叫她说什么,她没有留意)素馨。

梅素馨 噯。

[钱汉生暗示她。]

[郁丽丽有意避开,不看他们,有点不耐烦地。]

郁丽丽 (看手表)素馨,近来舞场里的情形怎么样?

梅素馨 还是和从前差不多。

[钱汉生再催促梅素馨说什么。]

[梅素馨点头,表示知道了。]

[门开,仆欧送汽水等上,倒给各人。]

[钱汉生一口气就喝完一杯。]

[仆欧再倒给他一杯,揩干手,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卡给郁丽丽。]

仆 欧 小姐,这位先生来看您。

郁丽丽 (接过来看)人呢?

仆 欧 这里有客,我请他在外面会客厅里坐了。

郁丽丽 你怎么不早说。

仆 欧 这里有客,所以……

郁丽丽 好,你请他等一等。